

詩經體註

卷三

詩經體註大全禮義

錢塘高朝璣介石定

門人沈世楷翰軒 沈存仁子元叅
男 景岵子瞻商 景岵子瞻商

弓全且○此是王者自道其錫弓以報功之弓以弓以報功之
有嘉賓一句最重弓者五材之用八柄之一用八用八柄之一
得受焉藏器以待有功而不敢輕故得之者輕故輕故得之者
功而不收惜故受之者以爲恩

聖○天子因諸侯有功而燕之曰天下名器之曰天下名功懋
必懋貴如此彤弓昭然而弛兮乃昔日受弓兮乃昔日受司者
之以待有功今我嘉賓功著安撫固中心所安撫固中心也十
設彼鐘鼓一朝舉此饗禮而彤弓用錫庶幾彤弓用錫庶幾耳
凡弓必漆之以禦霜露彤則周所尚○弓未張則弛然而弛往
體多來體少也凡賜弓不張以示不用武之意賜不止弓舉重
以見輕○彤弓昭公舉目前言受言藏之用追原昔日也○凡
君之賞功有內疑其臣而虛乎其功不得不錫者有外忌其臣
而迫其勢不敢不錫者皆非出自中心者也惟此無一毫勉
強游移之迹○賜弓必先饗饗必用鐘鼓大樂所以明報功之
厚○大飲賓曰饗謂以大禮飲賓也凡享必烹大牢殺牲俎豆

詩經卷之五

彤弓之什之三

言藏之我有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也

一朝饗也虛設一朝饗也虛設之弓也昭弛貌

曰饗○此天賓曰饗○此天子燕有功諸侯

樂歌也東契之樂歌也東契曰氏曰受言藏

人所獻藏之弓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有功

中心貺之言也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中心寧

欲號之非由外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

府寶藏之弓一朝舉以弄人未嘗有遲留顧

惜之意也後世視府藏爲已私分至有以武

庫與賜弄臣者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賜

非出于利誘則迫于勢動至有朝賜鐵券而

暮還者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中書賞

盛于食燕獻如命數爵盛不飲凡設不倚禮成而罷
三章○彤弓昭兮不惟藏也昔日受諸弓人而命司者載之抗于
司樂使其體常正以待有功者也今我有嘉賓則固中心喜之矣
于是鐘鼓既設一朝舉饗禮以右之而彤弓之賜不容已耳
凡弓不用則抗之以防翻反○古人以右為尊右宜訓尊兼訓
勸者以燕飲勸歡言也

三章○彤弓昭兮又不惟載也昔日受諸弓人而命司者載之使
弓色常新以待有功者也今我有嘉賓則中心好之矣于是鐘鼓
既設一朝舉饗禮以酬之而彤弓之賜豈得後哉
臺弓衣也此曰臺之以賓字為虛字耳○一獻一酢報施適均
饗以報其功故酬訓報饗禮獻如命數無酬酢禮註飲酒以下
云云乃解酬字之義也

功臣解體至有印刻而不忍
子者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
○彤弓昭兮受

言載叶去之我有嘉賓中心喜叶去之鐘鼓
利反

既設一朝右音又叶之賦也載抗之也喜
于記反之樂也右勸也尊也

彤弓音高言音高之我有嘉賓中心
古號反

好去設一朝既設一朝音酬叶之賦也
大到反之韻好說

詩報禮主人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
又酌酌以飲遂酌以飲賓謂之醕醕猶厚也

也勸

彤弓三章章六句

春秋傳甯武子曰諸
侯敵王所氣而獻其

功于是乎賜之彤弓一彤天百茲弓矢
千以覺其哀注曰胤恨怒也覺明也謂

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為歌
彤弓以明報功宴饗武曰凡諸侯賜
弓矢然後事征伐東萊呂氏曰所謂專
征者如西夷入邊臣子篡弒不容待報
者其他則九伐之法乃大司馬所職非
諸侯所專也道後世強臣拜表輒行者

菁菁者我全言○通詩惟有儀二字屬其餘皆極發其喜之思

之情乃其所以燕之也各既見君子句直著眼緣此君子非等

閒人物故見亦非尋常接遇自不勝其樂

管章○此燕飲賓客而作曰賓主之際情與禮所自至也彼菁菁

然茂盛之我在彼中則生有其地矣况我君子固素所願見者

也今既見之則愛慕而樂燕飲而承筐是將且有儀焉自不容已

矣

以物生樂得其地與見賢樂盡其情○儀就今日燕飲上說燕

酌交錯禮儀畢備雅有敬意要是樂之所由樂且有儀情發于

外也心字在次章從外說到內方有次第

二章○菁菁者我則在彼中証矣况我既見君子則中心喜好不

啻若是其口出矣

提一心字見其由中達外非勉強外飾而然

三章○彼菁菁者我則在彼中陵矣况我既見君子則喜樂之甚

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為歌
彤弓以明報功宴饗武曰凡諸侯賜
弓矢然後事征伐東萊呂氏曰所謂專
征者如西夷入邊臣子篡弒不容待報
者其他則九伐之法乃大司馬所職非
諸侯所專也道後世強臣拜表輒行者

異矣

菁菁者我全言○通詩惟有儀二字屬其餘皆極發其喜之思

之情乃其所以燕之也各既見君子句直著眼緣此君子非等

閒人物故見亦非尋常接遇自不勝其樂

管章○此燕飲賓客而作曰賓主之際情與禮所自至也彼菁菁

然茂盛之我在彼中則生有其地矣况我君子固素所願見者

也今既見之則愛慕而樂燕飲而承筐是將且有儀焉自不容已

矣

以物生樂得其地與見賢樂盡其情○儀就今日燕飲上說燕

酌交錯禮儀畢備雅有敬意要是樂之所由樂且有儀情發于

外也心字在次章從外說到內方有次第

二章○菁菁者我則在彼中証矣况我既見君子則中心喜好不

啻若是其口出矣

真不啻錫我百朋也已

貝有五六貝其貝小貝不成貝其中以二枚為朋非總五貝為一朋也○錫我百朋只就喜上極擬其情固不是將百朋贊君子亦不是將得重貨形容得賢

西章○夫既見則當當其未見又何如耶彼夫汎汎然水中之楊舟載沉焉而下載浮焉而上其不定甚矣我未見君子時固如此也今既見之則我之心休休然而安定矣非燕飲之樂其何以相慰耶

上三章言喜之以見而形者其意已足然徒言喜而不及其思雖足盡一時之歡猶未罄生平之願也故復從未見時回想言之○浮沉抑揚之勢非沒溺也○休正對浮沉看休亦即在樂中

六月全旨○此詩詳叙北伐之始終命將止師何句是天子氣象前二章敘王命北伐之由中二章敘其所以成功末章紀班師之慶雖美吉甫而宣王能將將意已包括在內

管臺○詩因吉甫伐獫狁有功而歌之曰將貴安攘我吉甫承王命以北伐也在司馬法冬夏不與師乃當此六月豈早然出師戎車既為整飭其舊車之四牡駉駉而強遂載是戎車之常服以備戰陣之用焉何如是其急也蓋獫狁內侵其患甚熾我之伐之不可不急故王命于是出師而匡正王國以明夷夏之分使中國有常時之勢不然胡虜而興師于六月哉

此作于成功之後而述其受命之始也○戎車三句正出師時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中陵中陵也古者有貝五貝為朋錫我百朋者見之而喜如得重貨之多也○汎汎

汎汎方斂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此也楊舟楊木為舟也載則也載沉載浮猶言載清載濁載馳載驅之類以此未見君子而心不定也休者

休休然言安定也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六月棲棲西戎車既飭四牡駉駉

常服叶蒲獵狁孔熾我是用急叶音王手出

征以匡王國叶于逼反○賦也六月建未之月也棲棲猶遲遲不安之貌戎

事戎車有五種者曰廣車補闕者曰隨車對敵曰敵之車曰
屏車敵敵師之車曰輕車曰在集所乘則曰戎路既飭亦具
備矣○章并疏戰乃服在適時載之于車○快慢乃事變倉皇
不暇為謀之時而車馬整飭森然有條王國之定不待出師而
已見○獫狁四句是前原六月出師之故我朝朝廷言急字總
首四句來王國為文武故都天下根本今戎狄內侵不匡甚矣
故命將征之使之明大分立大耳知中國不可一日而不尊防
二章○四牡固駉駉矣追本其始則于物焉而比之以齊其力而
又四馬皆驪以齊其色且已因蒐狩以閉習之而無不中其馳驅
之則常服固是戰矣追本其初則維此六月既于戎事之常服從
而成之雖倉卒無不預備由是我服既成即引道不疾不徐于
三十里之常制而止蓋王命于是出征也以獫狁內侵震怒已甚
今日之行止以敵王所愾而佐助天子焉耳豈得已哉
此物已在上駉駉內戎服即上所載者此又抽出言之比比之
也閉閉之也俱用力字維則謂駕車而行隨人馳騁自合軌度
也○維此四句一直說下註中應更常度等意分疏甚明但講
中宜總會此意不宜拘拘分貼○上言我是用急而此言應敵
從容則急中有暇此言不失常度而下言嚴整其武則寬中有
嚴皆相形互見以贊吉甫行師之善

三章○不但已也彼四牡之身既修長而腹背又充廣其大也有
顯然者焉馬壯則兵強固足以薄伐獫狁而御之以奏安攘之大

車兵車也飭整也駉駉強貌常服戎事之常
服以秣皇為升又以為衣而素裳白馬也獫
狁即獫狁北狄也孔耳熾盛匡正也○成康
既沒周室衰喪八世而厲王胡暴虐周人逐
之出居于獫狁狄內侵逼近京邑王崩子宣
王靖即位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詩
人作歌以序其事如此司馬法冬夏不興師
今乃六月而出師者以獫狁甚熾其事危急
故不得已而王命于○比去聲物四驪閑之維
是出征以正王國也○北反

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叶蒲我服既成于三

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叶獎里反○賦也比物齊其力也凡

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
馬而頒之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吉事何
文武事何強也則法也服戎服也三十里一
舍也古者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

功然不以強盛而玩寇也有嚴焉威克厥愛有翼焉敵勝夫急于齊軍心整軍事而共武之事焉共武之事則用師之道得而制

有本以定王國不既信乎
戎事莫先于馬故反駁以為言自四句是繕上揭過語只注到有嚴有翼上嚴是整肅而有節制如拘束士眾號令明賞罰信之類莫是身心慎密而無怠忽此乃行師之要亦言甫成功之本○定王國正庸公所由奏也然奏庸公言其勢足如此定王國言其心欲如此俱屬未然○定與匡不同匡以正大分定以固大業

西章○賦以伐穢狁之詳言之彼穢狁不自度量乃敢整齊而居于焦穫在周內地無所忌憚矣且侵至于鎬及我方直到涇水之陽深入為寇如此可不聲罪致討哉于是師統以旌則前軍有旆繼繼上之文畫為軍之章以自為旆中央而鮮明焉師行以車則維大戎十乘車縵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畫有劒戟以之冒突陷陣先導以敗行焉前驅如此不以振先聲而寒穢狁之膽耶匪如是而不度順逆整居大眾盤據也○焦穫周地之接于穢狁者將犯京畿先覬焦穫為久駐之地因而游兵侵掠至于涇陽畿內皆其蹂躪此正孔巖之勢○旆乃大將之旗軍前司命者其文日月蛟龍俱備為特其一耳○夏后氏曰鈞車先正也殷曰黃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軍前曰啟後曰殿元戎啟行所謂選鋒也兵法軍無選鋒曰北

既比其物而曰四驪則其色又齊可以見馬之有餘矣閑習之而皆中法則又可以見教之有素矣于是此月之中即成我服既成我服即曰引道不徐不疾盡舍而止又見其應變之速從事之敏而不失其常度也王命于此而出征欲其有以敵王所愾而佐天子耳

○四牡脩廣其大有顙王容薄伐穢狁以奏

庸公有嚴有翼其音武之服叶蒲共武之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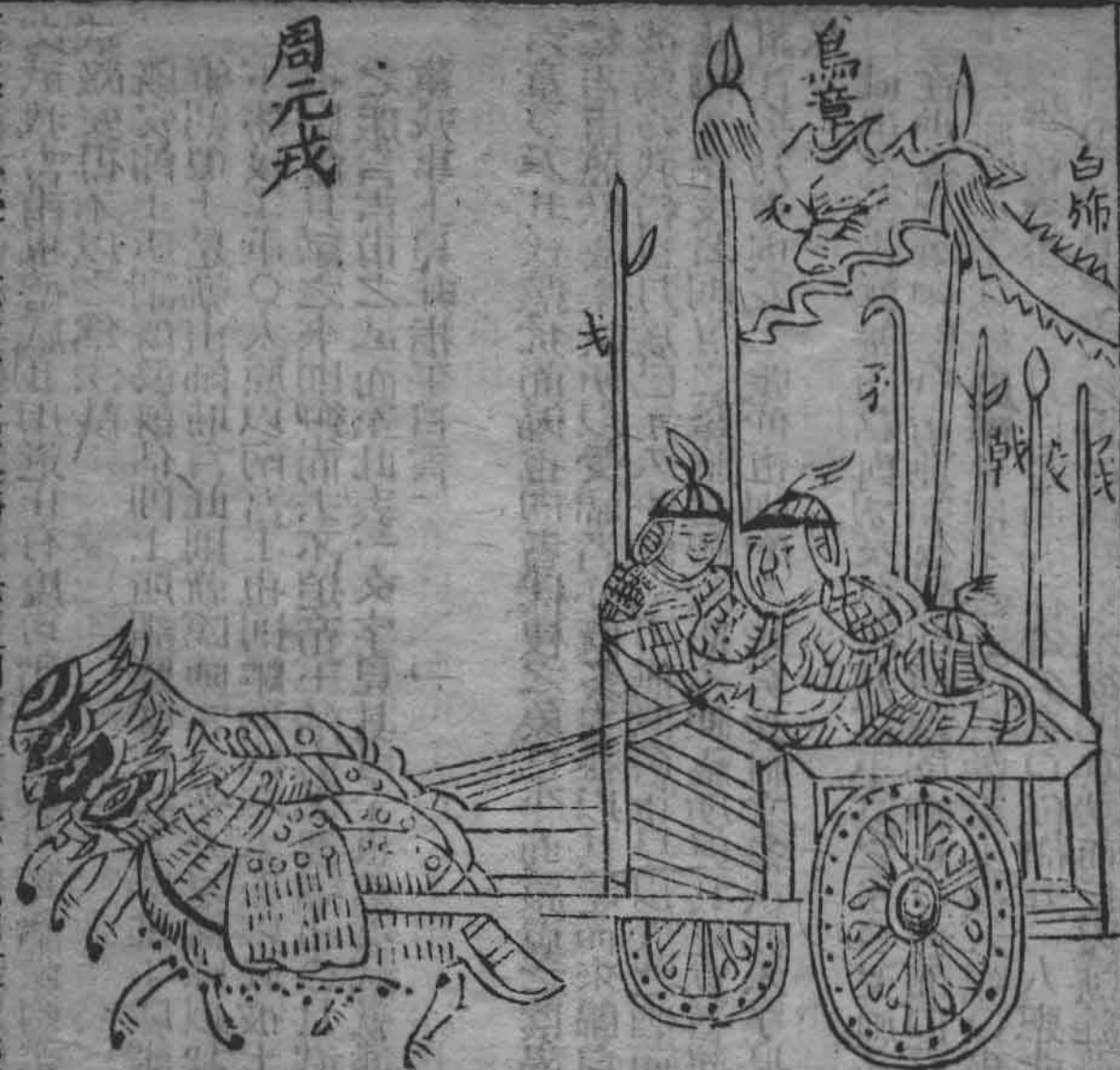
以定王國叶于逼反○賦也修長廣大也顙大貌奏薦庸大公功嚴威翼敬也

共與供同服事也言將帥皆嚴敬以共武事也○穢狁匪茹音整居

焦穫音護侵鎬音及方至于涇陽音文鳥章

白旆央央反元戎十乘去以先啟行叶戶

周元戎



五章○其繼元戎者有戎車焉則既適調而安穩後視如輕而視如軒也駕我車者有四壯焉則既倍而壯健既倍矣且閑習而有

○賦也如度整齊也焦穉錫乃皆地名
 譯所在橫郭瑛以為鄆中則今在耀州三
 縣也錫劉向以為千里之錫則非錫京之
 矣亦未詳其所在也方疑即鄆力也涇陽
 水之北在豐鎬之西北言其深六為寇也
 幟字同鳥章鳥章之章也白旆縱旄者也火
 火鮮明貌元大也戎戎車也軍之前鋒也
 開行道也猶言發程也○言獵猶不自戩重
 深入為寇如此是以建此旌旗選鋒銳進
 其罪而致討焉直而壯律而藏有所不戰戰
 必勝○戎車既安叶胡連反如輕音致如軒四牡既
 信音既信且閑叶胡薄伐獵狁至于大泰音原
 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叶許言反○賦也輕車
 之後而前也軒車之御
 而後也凡車從後視之如輕從前視之如軒
 然後適調也信壯健貌太原地名亦曰大鹵

法天車之制度工巧則利于戰鬪馬之教訓習熟則耐于馳驅是
可大得志于嚴狹矣然且薄伐之至于太原而止不事窮追是則
文武我吉甫也德威並用進止有度可謂全才矣萬邦諸侯陶來
威敵安得不以之為法哉

既安即上所謂既飭既信即上所謂懸懸比物且閑即上所謂
維則但上是就出師時言此則就臨陣言且然亦是盛陳以起
下薄伐不重○太原以南吾土也則驅而出之太原以北彼土
也則聽其居之來則御而去不追帝王治夷之要道也○其武
之服言吉甫之武而至此表一文字見其才全也然文武就通
章戎事上見非指平日言

六章○及其伐獫狁而歸也向者懷棲之象已平而嚴翼之懷盡
釋吉甫燕飲喜樂其所以受福者亦既多矣蓋以其遠而來歸自
彼錫乃我行日月為已永久嗟離不可無歡會也是以飲之酒而
進饌于諸友者則魚之鱠膾無不陳焉所與共是宴者維
誰在矣乃孝與友之張仲也則增之光矣受福之多或亦本于是
哉

此但為吉甫既歸而私與朋友燕飲非宜王宴之也○受祉不
在燕喜之外中外泰燕飲喜樂即所以為福也○燕而曰喜
曰祉者照上懷棲嚴翼等語不必云休兵飲至上被天寵○來
歸二句蓋說言今日自還而歸在外久矣○飲饌非一人舉張
仲不過因其孝友以重是燕耳○本欲明其功而反以凱旋

今在大原府陽曲縣至于太原言逐出之而
已不窮追也先王治戎狄之法如此吉甫尹
吉甫此時大將也憲法也非文無以附衆非
武無以威敵能文能武則萬邦以之為法矣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錫我行永久

叶舉去聲御諸友已反魚音鱣膾鯉侯誰在

矣張仲孝友

叶同上○賦也祉福御進侯維

孝善兄弟曰友○此言吉甫燕飲喜樂多受
福祉蓋以其歸自錫而行永久也是以飲酒
進饌于朋友而孝友之張仲在焉言其所
與宴者之賢所以賢吉甫而善是燕也

六月六章章八句

薄言采芣

音起于彼新田于此留音飲叶每方

飲爲吉甫之福本欲彰其賢而反以孝友交歡爲吉甫之光形

容最妙

采芑全旨○此詩通以元老壯猷爲主首二章言軍容之盛三章言軍律之嚴四章乃言其以威望收功贊美一步進一步采芑作自軍士故但知將帥非如六月爲詩人作君臣皆與于其中也管章○詩夫方叔南征曰國之大事惟戎今奉命將軍而行薄言采芑以食則于新田在彼于館畝在此矣况我叔臨蒞此軍以布其行時則其車三千極其衆盛而師之捍禦者無不練習軍容之盛如此出是方叔統率以行而作而用之乘其四馬則皆騏驎四騏驎則驥而驂與服順序焉至于戎路之車旣然旣明而竹簾爲飾以之蔽也魚爲矢服以之載也馬有鈎膺有脩革之下垂者以爲飾也軍容之盛如此

以所采之芑新田有之蒨畝亦有之理所統之兵不惟衆而且練也○詩言芑有三薄言采芑菜也豐水有芑草也維糜維芑梁也蓋三物同名○初耕地反草爲芑新田已成田而向新也新田芑田除草未遠故芑猶存○天子六軍不過千乘詩人但極其盛而稱三千耳孔氏以爲兼起鄉遂之兵王氏謂言諸侯之師皆以辭害意之過○師之試曰素習言木便說到師律之嚴○蒨者臨此車徒乘節鉞以撫之也率者督率此車徒以行也○其車三千徒御所乘者也至路車乃方叔所自乘者故夷然旣明○詩第二句亦就方叔所乘車言○路車是象路其色朱與戎車用革而色黑者不同此時方叔尚未臨陣故不乘革

叔蒨音利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叶詩反方叔率

止乘其四騏驎音翼音路車有奭音第音如

魚服叶蒲北反鈎膺脩條音革叶諗力反○興也芑葉有白汁出肥可生食亦可蒸爲茹即今苦

蕒菜宜馬食軍行采之人馬皆可食也田一歲曰苗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畝方叔宣王卿士受命爲將者也蒨臨也其車三千法當用

三十萬衆蓋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凡百人也然此亦極其盛而言未必實有此數也師衆于扞也試建習也言欲且練也率總率之也翼順序貌路車戎路也奭亦貌管第以方文竹簾爲車蔽也鈎膺馬婆額有鈎而在膺有樊有纓也樊馬大帶纓轡也脩革見芑蕭篇○宣王之時蠻荆背叛王命方叔南征軍行

車與下章服命服意同○兵車戰鬪之車備馬所謂小車也重
車輜重之車駕牛者所謂大車也凡兵車一乘甲馬四匹甲士
三人在車上左主射右主刺中主御步軍前拒二十四人左角
二十四人右角二十四人共七十二人隨之車一乘牛十二
頭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
人皆所以佐兵車者兩車總百人

二章○薄言采芑則于新田在彼于中鄉在此矣况我方叔涖止
其車有三千之眾而旂旐央央又甚鮮明由是方叔率之而行所
乘我車則朱約其軾而文錯于衡四馬八鸞璫璫然聲之和車馬
何盛耶所服命服則黃朱之芾斯皇然鮮明而有璫然之聲者惟
芑色之旂服飾何美耶

其車三千即車以該徒交龍之旂龜蛇之旐即左以該右即後
以該前然此六句輕只蒙上章之文以起下意○禮三命赤芾
蔥珩則自三命以上至九命皆蔥珩也○朱芾斯皇有璫璫
皆古人句法倒用以爲錯綜○此與上章言方叔帥兵之時其
精神氣焰見于旂旐車馬佩服之間雖不必乘戎車服戎服而
威靈已著其勝敵也必矣

三章○豈但軍容之盛且有師律之嚴焉彼熒熒然疾急之飛隼其
飛猛至于天亦集于所止而有其節矣况我方叔涖止其車三千
勢盛而

采芑而食故賦其事以起興曰薄言采芑則
于彼新田于此齔畝矣方叔涖止則其車三
千師千之試矣又遂言其車
馬之美以見軍容之盛也
○薄言采芑于

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

央央方叔率止約軾音祗錯衡音衡八鸞璫璫

音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璫璫音衡

○興也中鄉民居其田尤治約束軾轡也以
皮纏束兵車之轡而朱之也錯文也錯在轡
曰鸞馬口兩旁各一四馬故八也璫璫聲也
命服天子所命之服也朱芾黃朱之芾也皇
猶煌煌也璫璫聲也蒼色如蔥者也
○賦音

彼飛隼息九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

止其未戰也三軍之動靜以鉦鼓則設鉦人以伐鉦設鼓人以伐
鼓而耳目司其將戰也三軍之約束在號令則陳其師以鞠師
陳其旅以鞠旅而魯眾有法且我顯允之方叔率眾以前則伐鼓
為節而淵淵和平既戰而鼓聲不暴止眾以入則以鼓振旅而闐
闐收斂戰罷而還又齊一無先後蓋平日習于進退之節如此
以鳥之急疾與其猛警受以飛而止與其進退有節鷹之搏鳥
不能無失獨雉自發自中故從雉歟疾飛也○試即練習其進
退之節鉦人以下承此詳言鉦人伐鼓司其進退之節也陳師
鞠旅告以進退之節也伐鼓淵淵振旅闐闐是聞習其進退之
節也○周礼有鐘鐃鐃鐃無鉦說文云鉦鐃也似鈴柄中上下
通鼓人注云鐃鐃也形如小鐘是鐃鐃即鉦也凡軍進退皆
鼓動鉦止今此在陳師鞠旅之上是木戰時事也未二句伐鼓
之上不言治兵振旅之上不言伐鼓亦互文然此五句總是一言
其平日治兵有法其就刑壘合戰時言○顯是號令明允是賞
罰信字義與他處別○其進方銳無以治之則亂故鼓聲不和
而不暴怒戰而如不欲戰也其退方亟無以治之則散故鼓聲
闐闐而靜治退而猶若對敵也獨言鼓者蓋以治兵振旅言則
皆動也

四章○夫軍容盛帥律嚴固足以制勝矣然所以收全勝之功者
豈特此哉蓋兩軍相與大邦為仇意以中國無人也豈知我方
叔為一時元老而其謀畧則出于兵家常法之外得于敵人未發

其重三千師于之試方叔率止鉦音征人伐鼓

陳師鞠音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叶於振旅

闐闐音田徒鄰反○興也雉鐃屬急疾之
鳥也戾至戾于也鉦鐃也鐃也伐擊也

鉦以靜之鼓以動之鉦鼓各有人而言鉦人
伐鼓互文也鞠告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

人為旅此言將戰陳其師旅而誓告之也陳
師鞠旅亦互文耳淵淵鼓聲和平不暴怒也

謂戰時進士眾也振止旅眾也言戰罷而止
其眾以入也春秋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

是也闐闐亦鼓聲也或曰盛貌程子曰振旅
亦以鼓行金止○言雉飛戾天而亦集于所

止以興師眾之盛而進○秦穆齊荆大邦為
退有節如下文所云也

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音信音獲

○車馬者國家富強之本造車堅緻者
知矣中國氣象宛然在目○將往東都必先有王命布告期會
故曰駕言徂東是將欲如此還來至也○只言往東都不言往作
何事下章方指出

二章○大往東都必有事于田獵今田車則既好可以歷險從禽
矣四牡則孔阜足以任重遠矣果何往乎豈東都畿內有閑曠
之地名甫草者不害民物將駕是車馬行狩于焉

田車不輓以革而山漆之與廣六尺六寸與兵乘車同唯輪稍
低三寸取便于搏獸也○據郡縣志開田澤南北二十六里東
西長五十里則放地正在開田中耳○蒐苗獮狩雖分四時而

此乃連名下苗亦然不然豈有一詩而兼仲冬仲夏者

三章○迨天之東都也之子有事者填滿于革之舉乃選車徒而
其聲為響然其象盛出是建旄于車而設旂于旒之首序而且
整將以搏獸于放山之下焉

之子雖指有司而主其事者天子特不敢斥言曰○田獵之徒
有麓人以戒途獸人以辨物司常掌旂虞人植旌故選之監
重眾盛意華靜治在內○放山名晉師牧鄭在放鄙之間七季
設七覆于放前則放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醫者可以設伏所
謂東有甫草即此地也

四章○田獵雖既備而待會朝之先舉但見諸侯之來朝也駕彼

徒焉故詩人作此以美之
○田車既好
首章汎言將往東都也

四牡孔阜東有甫草
此駕言行狩反○賦

也田車田獵之車好善也阜盛大也甫草甫
田也後為鄭地今開封府中牟縣西開田澤
是也宣王之時未有鄭國圃田屬東都畿內
故杜田也○此章指言將往狩于圃田也

○之子于苗
叶音選徒實為建旄設旂

音獸于放
賦也之子有司也苗苗獵之通名

其聲為響則車徒之眾可知且車徒不譁
而惟數者有聲又見其靜治也務近蔡陽地
名也○此章言至東
都而選徒以獵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

亦帶金鳥會同有
賦也奕奕連絡布散之
貌亦帶諸侯之服金鳥

四牡四牡則奕奕然連絡而布散焉蓋其來也非一方其止也非一所先後之不同遠近之或異也及其朝于君也但見所服者膝赤帶下金馬會同于斯則有繹然而陳列聯屬焉蓋五等各以其爵兩階各以其班尊卑之有序貴賤之有等也諸侯八百之會于今再觀矣是在東都而舉朝會之典有如此

駕彼二句是諸侯在道時事亦出二句是諸侯入朝時事宜依文直下重會同上○首章以我指直王此章以彼指諸侯○朱深于赤諸侯弔在國則未朝王則亦會同為臣故也○時見者無常期王將有征伐之事則合諸侯而命事焉殷見者王十二歲不巡狩則六服盡朝焉注訓會同是其本義此只當來朝通稱耳

五章○會同既畢田獵斯舉微必以射茲決以開弓之體使內向而來拾以韜其衣袖而利弦之法亦既其快而整齊矣弓強者配矢之重弓弱者配矢之輕又既均調而相得矣由是射夫自諸侯以下來會之人既各協同其力于以助我舉此積禽之事焉一時人心奮往如此

決帥衛苑蘭所謂佩韞也○射夫二句一申去金馬而用決拾合赤帶而持弓矢故曰射夫同不是此耦乃同心同力也○禮天子建大綏諸侯助以小綏天子執路鼓諸侯助以鼙鼓擊鼓重人心樂道上猶下章悉左右以燕天子意○上言在朝之儀肅見文物整肅氣象此言在野之力齊見武功奮發氣象總是

赤馬而加金飾亦諸侯之服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繹陳列聯屬之貌也○此章言諸侯來會朝于○決拾既攸音次與○矢既調音次與○東都也

同與射夫既同助我舉樂音恣○賦也決以象骨為之著于右

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拾以皮為之著于左臂以遂弦故亦名遂攸也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也射夫蓋諸侯來會者同協也

柴說文作𣎵謂積禽也使諸侯之人助而舉之言獲多也○此章言既備兩駟不猗

音意叶不失其馳叶徒舍拾矢如破叶普過於簡反

也倚偏倚不正也馳馳驅之法也舍矢如破巧而力也蘇氏曰不善射御者詭遇則獲不然不能也今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舍久如破則同謂善射御矣○此章言田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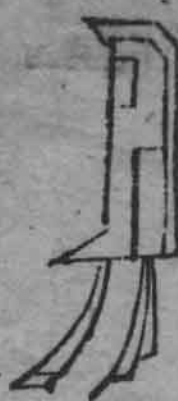
也倚偏倚不正也馳馳驅之法也舍矢如破巧而力也蘇氏曰不善射御者詭遇則獲不然不能也今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舍久如破則同謂善射御矣○此章言田獵

也倚偏倚不正也馳馳驅之法也舍矢如破巧而力也蘇氏曰不善射御者詭遇則獲不然不能也今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舍久如破則同謂善射御矣○此章言田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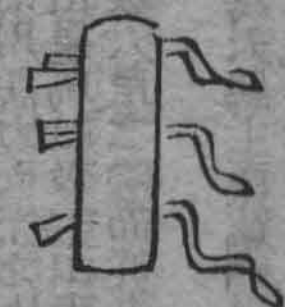
也倚偏倚不正也馳馳驅之法也舍矢如破巧而力也蘇氏曰不善射御者詭遇則獲不然不能也今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舍久如破則同謂善射御矣○此章言田獵

一人勵精人心整肅之意

決



拾



六章○夫射必有御今四馬皆黃而在駕不惟齊足而又齊色馬有餘矣衡外兩駟皆不偏倚固無外出亦無內入教有素矣且御者以法馳驅不失五御之正而射者舍矢即中如椎破物亦妙乎巧力之全焉御不廢法以資射則無事詭遇而獲禽不均司美耶不失其馳二句固是射御兼善亦要見人心競勸各竭其長以獻至尊之意○五御之法一鳴和鸞二逐水曲三過君表四舞交龍五逐禽左五射之法一白天二參連三剡注四獲尺五井儀

七章○田事既畢軍旅旋歸觀者但聞馬鳴之聲肅肅然而靜無他聲也見旂旌之行悠悠然而緩無亂次也凡徒行者御車者皆不驚擾而所獲之禽以充君庖每等止取十而已不盈溢也終事何嚴而頒禽何均耶

行事從容取軍整肅盛已檢約待人周備俱于此章見之○蕭蕭三句言所聞所見者如此而徒御則終無喧譁知其喻校疾走按轡徐行在幽閑中自有整肅氣象○上殺買心死疾肉最潔美次殺達心少遲肉已微惡下殺中殺最遲肉益惡也三

而見其射○蕭蕭馬鳴悠悠旂旌徒御不驚御之善也

大庖不盈賦也蕭蕭悠悠皆閑暇之貌徒步卒也御車御也驚如漢書夜軍中

驚之驚不驚言比卒事不喧譁也大庖君庖

也不盈言取之有度不極欲也蓋古者田獵獲禽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擇取

三等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膊為上殺以為

乾豆奉宗廟達右耳本者次之以為賓客射

左體達于右膊為下殺以充君庖每禽取三

十焉每等得十其餘以與士大夫習射于澤

宮中者取之是以獲雖多而君庖不盈也張

子曰饌雖多而無餘者均及于眾而有法耳

凡事有法則何患乎不均也舊說不驚驚也

不盈盈也亦通○此章言○之子于征有聞

其終事嚴而頒禽均也○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賦也允信展誠也聞師之行而

等之設各以三十獻君君干各等取其十惟下殺自用上中奉
賓祭其餘以頒士大夫之習射者故君庖未嘗餘也

八章○合而觀之有司之于征而獵也始也選徒器器終也徒御
不驚但有聞師之行而無他聲何師律之嚴也美哉興與撥亂之

志修內德外之功不允矣其君子乎而且往行則見其諄諄旋歸
適昭其整肅不展也其大成乎宜其中興稱盛而光復文武之業

也歟

于征通於田獵往還言允矣展也蓋即其平日而于此微之益
信耳○師行嚴整全是一段精明之氣貫徹群心齊一百度有

始有卒在○無懈忘成始成終在事自無虧損故以君子大
成嘆美之○

路

言田獵但上章因會諸侯而及之此則
二章人心鼓舞上章見中興復古意

以致此者不言可知
我祖國之大事狩所以請大事也我

擇吉維戊將用馬力而祭之則既
亦既禘矣由是馬祖效靈田車則

六可以升彼大岸之險而從夫禽

好而堅矣四牡

馬無祖以始養馬

星曰左騶又左服

不問其聲言至肅也信矣其君子也誠哉其
大成也○此章總敘其事之始終而深美之也

車攻八章章四句
以五章以下考之恐
當作四章章八句

吉日維戊
叶莫
既伯既禘
叶丁
田車既好
叶

反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
賦也戊剛
日也伯馬

祖也謂天駟房星之神也醜眾也謂禽獸之
羣眾也○此亦宣王之詩言田獵將用馬力

故以吉日祭馬祖而禘之既祭而車牢馬健
于是可以歷險而從禽也以下章推之是日

也其戊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
叶滿
浦反獸之所

同音
鹿麋麋
音
漆沮
平
之從天子之所
賦

庚午亦剛日也差擇齊其足也同聚也鹿牡
曰鹿麋麋多也漆沮水名在西都畿內經